

火 系 菱

朝鮮 黃健等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綾 火

朝鮮 黃健等著 張稼林等譯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조선 인민군 창건 5주년 기념

소설집

화 선

국립도서출판사

1953

書號 761 文學 175

火 綫

著 者 (朝鮮) 黃 健 等
譯 者 張 祿 林 等

青年·開明聯合組編

出版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總經售 新 華 書 店

印刷者 大 東 印 刷 廠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4 1/8 插頁 2

字數 77,000

定價(元) 0.38 元

一九五五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八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7,0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內 容 提 要

“火綫”是一九五三年朝鮮國立圖書出版社爲迎接朝鮮人民軍建軍五週年紀念而出版的一本短篇小說集。它包括“燃燒着的島”、“特等電話員”、“故鄉的兒子”、“司號員的功勳”和“偵察兵”五個短篇。本書描述了在不同崗位上的朝鮮人民軍的戰士在保衛祖國的戰鬥中表現了無比勇敢、機智、和愛國主義的精神。本書通過故事中的人物形象，不但告訴了我們整個朝鮮人民軍的崇高品質，同時也告訴了我們爲什麼朝鮮人民能夠打敗裝備優越的美國侵略者而迫使它不得不在停戰協定上簽字。

目次

燃燒着的島·····	黃健一
特等電話員·····	朴雄傑三
故鄉的兒子·····	于世峯完
司號員的功勳·····	尹時哲二
偵察兵·····	千青松三

燃燒着的島

黃健

李大勳海防砲連守衛在月尾島上。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二日深夜，海軍女報務員金明姬和另外兩個年輕的女伴一同被分配到這裏來工作。

她們在之口下車後，穿過了仁川的街道，向月尾島走來。敵艦上的砲彈不停地飛過，在她們周圍轟轟地爆炸。她們不得不走兩步就趴下來，趴一會再起來走，心裏非常的焦灼。大砲在遠遠的海面上張着嘴，像電石燈一樣時暗時明地吐着火舌。飛機在頭頂上嗡嗡地旋轉，市街上到處都被燃燒着的烈火包圍着。四面煙霧瀰漫，不時飄來刺鼻的惡臭，燻得人們有些窒息。月尾島的景象比這裏更要觸目驚心。

兩天以前，那裏的建築和一切都在火焰中化爲灰燼，變成了一片廢墟。可是敵人的砲口還一直對着這裏。路很難行走，幾乎是要爬行，明姬和她的同伴們像翻越險峻峻嶺一樣，爬過了一個彈坑又一個彈坑。頭頂上的照明彈在飄動，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刺耳的機槍聲不停地

在吼叫。她們有時來不及隱蔽，就伏在土堆下躲一躲。這三個穿着海軍服的姑娘，就這樣迴避着砲彈和機槍的射擊，壓制着焦急的心情來到了月尾島。

「辛苦了！同志們，一起戰鬥吧！」

她們隨着連長的示意，在無線電台前而並排坐下來，激動得好久才平靜下來。

月尾島一直在「地震」中喘息着，白天比夜晚更厲害。萬惡的敵艦上的大砲，從早到晚擻着尾巴撼動着山谷。遮黑了半邊天的敵機，不住地用機槍掃射，傾瀉着炸彈、汽油彈。煙霧和塵土整天地把太陽遮得昏昏沉沉。月尾島被烈火燃燒着，被砲彈震盪着。

看，祖國這樣一個小小的島嶼被敵人破壞成什麼樣子了！

砲連的同志們一個連着一個地負傷、犧牲。明姬她們和砲連裏的同志們一樣，在這種殘酷的戰爭中，已經忘記了一切恐懼。

在這樣可怕的砲火中，全連的同志們顯示了無比的英勇、沉着和機智。明姬因此而感動得掉下了眼淚。

砲連同志們的襯衣都被暴風撕破了，一塊塊的肉露在外面，被暴風掀起來的飛砂襲擊得紅赤赤地好像就要冒血。他們忘記了疲倦和飢餓，他們一刻也不停息，不是戰鬥，就是忙着修築和偽裝被破壞了的工事，忙着轉移負傷的同志。他們以連長為首，像礦坊裏的風車一樣

整天在運轉着。他們從來沒有發過怨言。他們每個人的心裏有的只是仇恨敵人、熱愛戰友。

李大勳連長凝視着海洋，活像發威的猛虎，站立不安，心裏的怒火越燃越旺。從他那緊閉着的嘴和寬闊的前額，可以看出他那剛毅、堅強的意志。他的軍服也撕破了，赤裸裸地露着膀子、胳膊和胸膛，被風砂飛石打得通紅。

全連的同志們由於和這樣的連長在一起，堅強的戰鬥意志和不可動搖的信心就更顯得堅強和不可動搖了。

敵艦上不停地打來砲彈，然而他像在自己家裏一樣出入在戰壕裏，指揮着戰鬥，他的眼睛一刻都沒有離開過瞄準鏡。他親自修築和偽裝被破壞了的戰壕，也親自埋葬同志的屍體，照顧並送走一個個負傷的同志。

同志們負了傷總不肯讓人揩下火線，他們一再拉開別人的胳膊：

「不，我不能下去，我還可以戰鬥！我要戰鬥到底！」

連長在旁邊出神地看着，用嚴肅的口氣說道：

「同志！這是你自己的想法，你沒有想到這樣反倒給大家增加了包袱。」

負傷的同志終於被揩着離開了連部。出了交通壕，連長還站在那裏看着，一直到那兩個同志的背影消失在昏沉沉的硝煙裏，才憤慨地直向砲陣地走去。

黃昏的時候，空中強盜已經飛回了巢穴。炊事員爲了同志們的晚飯，懷着沉重的心情向海邊走來。這時，有三四隻被敵人砲火嚇破了胆的海豚，在海邊岩石旁慄慄顫抖着，炊事員看見了正想下去，忽然飛來一顆砲彈，炊事員便就地倒下，接着傳來了同志們「啊！」的驚叫聲。這時連長正在修理一門被破壞了的大砲，聽見這聲音，便向發出聲音的那邊望去，他非常憤慨，一聲不響地拖着沉重的步子，向海邊走去。他來到那被砲彈炸得一片白刃的岩石旁，看了看炊事員同志的傷口，摸了摸他的胸膛，然後把他抱起來揹在背上。盡管這時砲彈在周圍海面上爆炸，矗立起一根根的水柱，但他連頭也不回，揹着倒下了的同志站了起來。他掩埋了同志以後，又去修理大砲，好久沒有說一句話。

這一切的一切，明姬都親眼目睹了。她清楚地看到，連裏的人數越來越少，敵人的火力越來越猛，可是，同志們也越來越緊密地團結在連長的周圍。這種情形使她十分感動。

砲連的同志們一連戰鬥了兩天兩夜。戰鬥一停下來，又要修築工事，挖交通壕，修理大砲。

戰鬥繼續了十天，敵人的飛機和艦上的大砲又一連轟炸了四天。當第十三天中午十一點多鐘的時候，敵人砲火停止了，敵人的艦隊漸漸向海岸移近。同志們打得渾身是汗水，把運來的砲彈不停地打出去，海面上冒起一根根的水柱。由巡洋艦和驅逐艦殿後的三百多艘敵人

的警備艇，登陸艇等大大小小的艦船向前衝來，在船前翻騰起白浪和水柱。報務員們看到這種敵我力量懸殊的光景，都非常氣憤。

信號員不斷報告着射擊命中的消息，可是並不見有什麼顛覆的艦艇。這時，同志們對敵人這種橫行無阻的樣子更加感到憤怒。

差不多十二點鐘的光景，一艘驅逐艦的尾巴終於吐出了濃濃的黑煙，馬上敵人就被黑煙籠罩起來。軍艦一搖一晃地逃跑了。同志們笑臉望着笑臉，都高興得了不得。他們一個個都是滿身汗水和灰土，但是他們仍然繼續射擊着。

十分鐘以後，差不多在同時又有兩艘驅逐艦起了火，拖着一股股濃煙逃跑了。大家都被激動得流下了熱淚。

「看！敵人的狼狽相。」他們情不自禁地高喊着。

李大勳連長也興奮地呼喚明姬，命令她快拍電報報告司令部。

受到挫敗的敵人停止了進攻，又開始放砲了。飛機也黑壓壓地飛來，好像想吞掉這個小島。戰鬥一直繼續到午後四點鐘左右，敵人那邊不斷地吐出一股股的濃煙，艦身搖搖晃晃地撥轉船頭逃去。

全連同志這天僅用四門砲，擊沉了驅逐艦一艘，擊傷了四艘，登陸艇和登陸船也擊傷擊

沉了八艘。

晚上，前綫司令官來了賀電，同志們又一次被激動得湧出了熱淚，高興得不知怎麼才好。

李大勳連長眼眶裏充滿着興奮的淚水，看了看明姬，明姬看到他渾身是汗，滿臉灰土，穿着長滿翅膀的襯衫、衣褲，露在外邊的肉，漬着鮮血，她和全連的同志們有同樣的感受：能和這樣的人在一起，真會使你忘記刀槍的可怕，忘記一切困苦。

在這天戰鬥裏，他們自然也遭受了不小的損失，兩門大砲被毀壞得完全失去了使用的效能，不少的同志負了傷，不少的同志犧牲了。

黎明時分，運來了一卡車砲彈，聽說在路上，另一輛卡車被炸燬了。以後是否還能再運來呢？誰也不知道。

第十四天早晨七點鐘，戰鬥又開始了。敵人把艦艇停在遠遠的海面上，砲彈瘋狂地向島上打來，島幾乎被打成了石粉，微塵在空中飛揚。

午後一點鐘左右，敵人又企圖登陸了。戰壕裏的同志們緊守在大砲的周圍，當敵艦接近到三哩遠近的當兒，大砲一齊吐出了火舌，砲彈一顆連着一顆命中了敵艦的要害，一艘驅逐艦拖着一股濃煙逃跑了，接着登陸艇、警備艦也都起了火。

這天全連又擊沉了敵人的大小軍艦六艘，敵人不得不再一次放棄了他們登陸的企圖。

這時，連裏的同志更少了，大砲也只剩下一門，砲彈也沒剩下了多少。可是李大勳連長沒有表示半絲驚惶失措的氣色，他指出同志們兩天來在這力量懸殊的情況下，擊退敵人進攻，取得輝煌戰果的這一事實，使得每個同志的戰鬥意志更加堅強起來。雖然這時候他們已經沒有幾個人了，但他們都準備和連長一起在未來的頑強戰鬥中，獻出自己的生命。

明姬在忙着發電報。

「今全連只剩八人一砲，請速送砲彈……」

夜已經很深了，明姬一連發了三封類似這樣內容的電報。最後司令部回電說：

「任務重大，希全連繼續奮勇戰鬥，時刻嚴防敵人登陸，砲彈在籌備中……」

天將黎明時，司令部又來了命令：「報務員全部調回！」

明姬在向其他兩個女同志傳達命令前，感到有說不出的難過，她沒有想到在這正需要戰鬥的時候，要和砲連的同志們分別。她非常難過，她實在捨不得離開這些人，其中特別是李大勳，他在戰鬥中勇敢機智的形象早就在她的心靈深處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她想，自己既然願獻身鬥爭，那麼留下來共同鬥爭不是更好嗎？對自己說來，還有比這個時刻更為可貴嗎？不會有的，這個時刻是最珍貴的，最有意義的。再說，我們還必須向司令部報告敵情，

還必須和司令部保持聯系，還必須把砲連同志們的戰績，告訴所有父母、兄弟、姐妹們。面臨着這種堅苦的戰局，同志們一個個都懷着憤慨的心情，這種局面連司令官也不會設想到的。

她現在心裏真是十分煩亂，四肢顫抖地發出了一份電報：

「因需繼續報告敵情，請准許留下第一號。」

等了一會沒有回答，她不安地看了看同志們又發出了一份電報：

「因爲需要報告敵情和戰鬥情況，千萬准許留下第一號。」

不一會，司令部來了回電，准許第一號留下來。她緊緊地握住兩位女伴的手。她們也都不想回去，因此依依不捨。她們走出交通壕和連裏的同志們一一告別後，就離開被炸燬了的戰壕走了。明姬透過硝煙和黑暗，遠遠地眺望着大海般的仁川街道，眺望着臉上掛滿淚痕的那兩位同志的背影，這時，自己也不知不覺的熱淚盈眶了。她慢慢平靜下來，心窩裏湧上一種幸福的感覺。

「同志們！注意身體呀！」

「放心吧！你多注意呀！」

「再見！」

「勝利地戰鬥吧！」

「噫！」

她回到戰壕時，李大勳連長在桌子旁邊若有所思地站着，看見明姬，很嚴肅地說：

「你爲什麼沒回去？」明姬一慌，答不出話來，躊躇了一下說：

「我接到留下來的命令了。」

「命令？」大勳自語着：「你不知道現在沒有你做了嗎？」

「怎麼沒有？你，連裏的同志們不是還在繼續戰鬥嗎？」

「……」大勳看了一下明姬的臉色：「謝謝你！現在我雖然還不太了解你，但是……」

說着，他把視線轉向海洋的遠處。他的嘴唇不住地顫動像有許多話要說，却又像被自己感情抓住了似地說不出話來。他懷着沉悶的心情，慢吞吞地走出了戰壕。

大勳走出去後就剩下了明姬一個人。奇怪，她的心裏忽然像吹過一陣旋風似的感到非常空虛。然而，她對自己的做法一點也不後悔。

*

*

*

天色漸漸發白，在遠遠的海面上，海島上的山峰也漸漸顯現出來。明姬發完了電報，偏坐在木橈子上，望着黑影籠罩下的平靜的海面。大勳站在她的左後邊，一聲不響地也往外望着。

被砲彈打翻了的戰壕口上，一棵樹被齊腰炸斷，垂下了頭，昨晚沒有來得及修理，因此常常碰着進進出出的人們的前額。路上積滿了被炸開的灰土、石子。同志們離不開砲的周圍，明姬爲了大家走路方便，便動手把地刮平。

在海洋的遠處，從敵人的砲口裏又繼續吐出了火舌。戰壕「地震」般的不停地顫動着。落到近處的砲彈，掀起一股熱風，把灰土嗚嗚地捲進戰壕裏來。

在微弱的星光下，看到仁川海面上分佈着遠遠近近的黑色島嶼，就聯想到吃人魔鬼的巢穴——敵人大大小小的艦艇，在海面中心形成了一個海盜世界。看到那些艦上的桅桿、煙囪、砲口，就像看到敵人染滿了鮮血的爪牙和殺氣騰騰的眼睛。

「到了現在……砲彈是運不上來了！」大勳用粗壯的語調自言自語地說。

「天亮起來了！」明姬也自言自語地說。大勳沒有再說什麼。二人默默地望着海洋上遠處從大砲口裏吐出的藍色火光。

明姬默默地回過頭來看了大勳一眼，不知怎的，這時大勳臉上的表情好像抓住了她似的使她感到安慰。她在陰暗中看到大勳臉上的表情仍然是那麼充滿信心、意志堅決。

明姬回過頭來想要說什麼似的，又沒有說出口來，這個時刻，他們是這樣拘束，二人像被某些急想說出口來的話衝動着。明姬又躊躇地回過身子站起來，移向襁子的一頭說：

「靠這邊坐吧！連長同志。」

「哦！」大勳看了看櫟子躊躇起來。明姬又那樣站着說：

「坐吧！狹窄點也坐得下。」

大勳遲疑了一下，沒有吭聲坐下來，左胳膊放在桌上，二人都那麼不好意思地默默地坐着。現在明姬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心裏這麼煩亂。她在想：現在是我們最後的時刻了，可他，又在想什麼呢？她這時候想的只是大勳。連長忽然說：

「你……」他像在和自己說話似的，「你……現在還是回去吧！」

「爲什麼？」明姬抬起了頭。

「砲彈運不來，月尾島在午前就要送給敵人了！」

明姬對這句話沒有回答。這些她已想過了。她現在有更切身的話想一下子說出來，但是心亂如麻，一句也沒有說出口。

時間不知不覺地溜過去了。大勳又換了個口氣，直截了當地問：

「你不怕死嗎？」說着，他的眼睛仍然望着海面上敵人的艦艇。

明姬也向外凝視着，低聲地回答：

「不！」可是她自己也不知怎的那麼興衝衝地爽朗地說，「再厲害，我也……」她的喉

子像被什麼哽住似地停了一下。

「我只是在想，我和你，和同志們相處的時間太短促了……但是我一點也不恐懼和悲哀，心裏只是充滿了無法形容的喜悅和愉快，正由於我和你們在一起，才使我現在的生命更有意義……你說對嗎？」

大勳沒說一句話。他很早就爲明姬担心，當然他很感謝她，愛護她，也時刻關懷她，爲什麼會這樣呢？他自己也很奇怪。他沉思了一會，遲疑地說：

「現在我很爲你担心。說什麼好呢？我心裏只是非常感激你，我們就像十年以前就相識了似的。雖然我們能够在一起的時刻馬上就要……越是在這生命相關的時刻，我就更加爲你担心。當然這是件痛苦的事情，也是使我值得興奮的……但，我總是爲你担心。」

「請原諒，你今後要多教導我，批評我呀！」她說出了自己的想法後，大勳沒有說什麼，上去抓住了明姬放在桌子上的雙手。他們的眼睛向外凝視着，心裏通通地跳着。

砲彈在戰壕不遠的地方爆炸了，砲風捲着灰土和石子飛進戰壕裏來。明姬和大勳稍微抬了抬頭，仍然若無其事地坐着。明姬被無法形容的感情燃燒着。這時大勳忽然思想一轉，換了個口氣，向明姬問道：

「你家住在哪裏？」